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八編

科學小說

秘密電光艇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秘密電光艇原序

今。世。界。各。疆。國。競。汲。汲。於。整。飭。海。軍。蘄。海。事。之。日。進。而。日。上。誠。欲。握。制。馭。之。權。張。國。家。之。威。福。也。我。帝。國。本。世。獨。一。無。二。之。海。國。將。以。宣。揚。國。威。增。進。國。利。必。先。收。海。上。之。權。力。以。盛。輸。運。翼。商。政。擴。充。富。彊。之。業。而。達。茲。目。的。則。無。亟。於。獎。勵。國。民。之。海。事。思。想。者。是。書。本。科。學。之。進。步。創。海。軍。之。秘。製。命。意。奇。兀。結。構。瑰。雄。使。讀。者。若。研。究。精。神。教。科。書。將。由。此。駸。駸。推。大。自。茁。然。含。其。海。事。思。想。而。熾。人。爲。國。之。熱。心。余。喜。其。將。刊。行。於。時。以。餉。志。學。者。爰。爲。識。數。言。於。簡。首。伯。爵。吉。井。幸。藏。序。

秘密電光艇卷上

第一章

余之性好遊。以漫遊世界爲目的。溯自橫濱啓行。至今日六閱寒暑矣。始阿美利加。橫渡大西洋。至歐羅巴。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等諸望國。皆遍涉歷名勝。其間閱二十餘月。約行一萬五千里程。長途跋涉。歷風霜困頓。而余遊興豪未之覺也。終乃至意大利。向爲名譽最高之美術國。其地饒物產。流連耽玩。可怡情悅目者。不一而足。余浪游久。未免興歸思。適有舟名眩月丸者。於今日晚十一句鐘返日本。余擬附以往。此舟橫拿坡斯地。爲國最著名之港。時天色暢晴。坡岸櫻花爛熳。若錦風日暄。拂有老紅欲墜之象。時五月中旬某日日中。爲四載前事。

市有停車場。余卽僱其車至海濱逆旅中。午食既竟。暇無所事事。去起旋時尙早。余久客游於外。所適無定。此間相識者甚寥寥。無由訪談。以資娛遣。擬或坐閱新聞紙。午後易倦。欲晝寢。又慮困茶神思。作市上遊。復惡羈。無可排遣間。聊憑牖縱眺。是日

無風海水澄若清鏡。帆檣林立而竭來駛行之艇。或遠或近。延緣波面。船式既不一。旂徽亦種種不齊。懸檣末。頗具搖漾之致。其地有船步。有旅寓。熙攘不絕。余腦氣中。覺忽有感觸。念及吾友濱島武文。

濱島武文者。余於十二三年前。在高等學校時。爲同學友。渠長余四五歲。雖班次各異。而彼此氣類相得。恆與數晨夕者久之。其時學校中研究體育。且時時演習運動。冒險旅行事。以練膽識。余與濱島既契合。動息不相離。而運動時。身手之健。復相埒。時濱島在學校卒業。本可循章進大學。而濱島具異稟。素抱大志。不屑屑效循序者所爲。故不久即離日本。出遊歷。初至支那。旋至歐西。此六七年前事。有人曾於法京博覽會中遇之。余亦南船北馬。浪跡各邦。故久未得其音問。第風聞其於意大利某商港。立一商會。綜廢居奇贏之術。於商界中甚有聲。

意大利最繁華著名之港。爲拿坡斯。港通海岸。賈肆駢設。或濱島所行商業。卽在此港中。此雖余懸揣。或竟不出余料。余姑從逆旅主人問其蹤跡。比就請。則果如余意。

計主人不待余詞畢。卽曰：濱島君余所素知。頃規模甚宏遠。所業大起。傭人凡千餘。子店亦數十所。其家居在某所。言次。首出牖。以手指方向。曰：望中最壯麗華美之屋。卽爲濱島君居。

在天涯萬里外。有所渴欲見之。知交就一未相識者。乍相談。卽得余好友居處。復近在咫尺。其喜慰誠無可比。卽整襟出訪之。

余於四達之衢。車馬至稠密之所。予行頃之。卽見一巨宅。凡三幢。堦輒明若鑑。漚鏤炫麗。門之楣揭以 T. Hamashima 字。余卽以謁入。少憩以俟。俄聞橐橐然履聲出。視之果濱島君也。別十年矣。乍見。喜心翻倒。見其丰采甚偉澤。鬚作八字形。而灑落倜儻之致。依然如曩日。濱島卽握余手笑曰：柳川君渴念久矣。不圖於今日枉臨。念不到此。誠懽誠喜。時左右候伺甚恭謹。予旣與濱島總角交。忘形跡。相與暢語。別後事雜以諧笑。言及昔從獵時。日暮經村落。誤斃居人鴨。幾遭詈辱。思之多有可笑者。又春間啟運動會。余與濱島各不相讓。竭力奔馳。競勝各欲奪旂幟以居。優數當是。

時意氣豪甚。談良久。余意其既執商業。事必旁午。卽聞比屋語嘈雜。廊廡下人往來。蹀躞音蹀然不絕。濱島本一極沈著人。平日無論何事。均鎮靜不驚。亦無幾微自炫色。俄一童進加啡。余見其宅中人甚倥傯。遂問曰。君事冗。諒須料量。濱島曰。否。否。無甚事。言次。飲加啡已。手捋鬚曰。君此番擬共何人遠遊。何所耶。余曰。爲何人。爲何地。耶。言未已。濱島復曰。是否。將由此至西班牙。由西班牙更進而至亞非利加探險耶。余搔首啞然笑曰。君真善憶此往日戲言耳。現以有他事。首途匆促。今夜十一句鐘有汽船回日本。濱島急曰。君擬附此船往乎。曰。然。正欲附弦月丸返國。濱島曰。然則前所言西班牙諸處之遊。將未能踐言乎。予正欲答。濱島復就余笑曰。事至巧至巧。余驟訝其胡有此言。濱島曰。非他。余妻子亦擬附此船返國耳。余曰。十年不相見。居然有室抱兒矣。濱島曰。拙荆小兒。尙未出相見。殊失禮。卽擲鈴命童遣夫人出。云有客在此。又謂余曰。余至此經營數載。於夏日返日本。其時適君往暹羅。予回國時。卽有人爲余作蹇修。得娶松島海軍大佐之妹爲室。結褵十年矣。舉一子。已八齡。予自

念將終老。賈於海外。惟尙冀余子不碌碌居人後。將來當効力於帝國。日本人子弟當就日本受教育。予未敢自謂愛國心熱。所以望於後人者。正未有艾。予妻兄爲本國相當軍人。予擬飭兒詣彼所。早作此想。以事遷延。未卽成行。頃於月朔得本國郵函。知妻兄兼爲高雄軍艦長。值其有疾甚篤。予妻只有此兄。見函甚焦急。欲急返視。久別故山。兼以使予兒就學。擬於今晚附弦月丸以行。余妻來此之期。當以大佐病愈之遲早爲衡。至予兒當令嘗住日本。俾得造就一完全人材。此余所殷殷期望者。言次舉目視余。且曰。此行與君同返。諸望照拂。

余聞濱島言。覺其壯快之氣不減。疇昔且僅一子。常人不能無溺愛。獨令涉遠送回故國就學。冀他日得自效。其夫人以兄疾。不避波濤之險。挈兒作萬里行。殊爲難得。余適遭此會。亦非偶爾。正思索間。而濱島之妻若子啟戶出。濱島起謂余曰。此余妻春枝。及余兒。並謂其婦曰。此余同學友柳川君。有日本之行。偕往良便。夫人曰。甚善。余視夫人年可二十六七許。容止甚端麗。有大家風。

既而濱島令其子見余。詢名爲日出雄。著海軍服。甚明潔。黝髮總總然。英慧之象。見於眉宇。余昨自羅馬來。於火車中閱小公子。小說此兒狀貌甚肖書中之主人翁也。日出雄生長海濱。自父母外。從未與本國人相接。見余輒軒渠而笑。目灼灼頻視余。曰。叔殆日本人耶。余曰。然。子亦與余同國。言次。卽攬之起。曰。子喜日本人否。亦愛日本好否。曰。日本好。余雖未至日本。每日於肆中買得畫日旗。余持以至市中。與羣兒角。羣兒皆披靡。余數得大勝。故知我日本國至強。大人不敢抗叔乎。我甚愛日本國。余聞之益喜。於抱中呼日本帝國萬歲。而日出雄亦大歡躍。身驟踊幾高逾余。項濱島見而大笑。春枝夫人亦顧而嘻。目斜睨。謂是兒何黠慧也。

第二章

相與談說間。時五月節。暑正長。雖語嬋嫣不斷。而日尙高。余起立曰。余欲往視弦月。且當回逆旅。濱島止之曰。君毋庸去。與君久別。乍相晤。遽分張。時尙早。儘可作暢談。請由余家起行何如。春枝夫人亦如濱島言。余性質直。卽立命僕取裝至其家。

至晚八句鐘。其家管事人及婢僕咸集。料量成行。春枝夫人。性本慈愛。日出雄爲兒。甚博人歡。於其去。皆戀戀。至濱島。君素具東方豪士之度。不欲作牽衣刺刺語。灑落絕不介意。故臨行亦無有揮別淚者。時末坐有一媼。名亞尼。爲意大利人。日出雄之保姆。夙傭自鄉曲。積歲久。髮種種然白矣。復背僂起。若橐駝然。獨垂首蹙然欲泣。若有無限憂慮者。余思其人爲婢媼。流何所感而若是。卽語之曰。亞尼。汝究以何事。若爾悒悒耶。

媼未卽答。春枝夫人顧濱島曰。時已十句鐘矣。舟將發。遂與衆車至船步。暫憩茗舍中。當骨肉話別時。自必惓惓。余獨客耳。乃遊行閒眺。忽覺余身後似有人影。若欲阻余行者。比回顧。非他人。卽初於臨別時。默默而欲泣者之亞尼。卽曰。汝耶。亞尼是時淚承於睫。合掌曰。余竊欲得閒與客言。余曰。亞尼有何言。速道。亞尼作微細至慘聲曰。客。余主人欲今日首塗偕客行。不知能再遲一日否。言次。聲戰栗若甚。恐余聞言甚惶惑。不知渠何竟悲慘若是。卽曰。然。此行已定。恐

不能再諷日。試問汝若是戀戀何也。亞尼曰。無他。余前聞女主欲返日。心輒搖搖。今復知卽日行。益令我心怵怵。余曰。行路常事耳。當無有窒礙。亞尼手撫胸而歎曰。客尙未知。於今日行甚不利。余前亦曾力阻主人。不得客能轉圜否。關係至大。勿視爲妄談。余曰。此何足慮。亞尼曰。倘無不利。余何必喋喋。客偕往。能保主人甯泰否。余曰。必無他患。汝毋妄測。言次。見亞尼色若惶急。亟欲余設策者。心厭之。姑漫言欲速其去。卽曰。余固當信汝言。必不啜汝。亞尼曰。凡信古人言。當如信阿爾并諾山神語。雖奉著蔡。不是過。凡舟行者。未有不擇吉。脫以忌日出。必不利於主。七八年前有戚遠行。余曾以日凶力阻。彼崛強不聽。後卒果海虵腹。余固非夢夢。好爲恫喝者。今當五月望後一日。爲魔日。十一句鐘半。爲魔刻。大礙行者。故不憚饒舌。余知其心醉日者。家言爲社會惡習。頗不耐。遂仰首啞然而笑。張目不語。亞尼又曰。客余非戲語。凡一歲中魔日。魔時。不過一遇。何必不小遼緩以避之。余念及爲坐立不甯。故踉蹌來。客不見。余氣喘若鬪敗之牛。耶。又見弦月丸所載貨。不貲金寶。輜重最易惹意外禍。此

尤不吉中之最不吉者客乎。倘能於千萬語中聽余一語令夫人輩易日以行則受賜實非淺鮮言竟復連膜拜哀句余不已。余此時喟喟不可仰意此迷信之癖雖歐西人亦不免媿眞憤憤可笑孰甚。卽掩口胡盧不止旣而自念姑漫嗤彼彼雖迷信究忠於主人其設心未可厚非嘲笑之亦余之過因而曰亞尼乎汝言吾具知之汝誠忠於主夫人輩當亦喜汝誠懇但是言至此結舌不語復視亞尼面良久曰但是汝所言尙沿舊日野蠻積習今之世無所謂魔日魔刻者亞尼艷然曰噫客亦嗤余言耶面陡不豫眼頽然欲瞑余曰余亦何必嗤汝此行有余在汝夫人輩有短長余必力保護汝不必介介亞尼聞言卽起立曰噫無益無益尙何道卽淚若綆縻墮仰呼曰神耶佛耶余之夫人余之小公子其神佛來佑護耶言竟蹣跚出口喃喃若怨若怒彷彿染瘋疾者

此時在岸休憩人皆匆促起。羣謂船將發濱島亦遙呼余將登舟矣。

第三章

春枝夫人與日出雄及余。皆抗手與送行者別。時步側備有小蒸汽艇。卽相與登。渡至弦月丸。卽共上甲板。時正十句鐘。逾三十分。濱島等亦從余輩上。

此弦月丸爲意大利東方汽船會社所製。載可六千四百噸。煙笛二。檣四。舟身最巨。行程當由支那至日本各港。鐵材及諸金寶珍貴品。載至夥。船重。水線幾齊。舷梯。余等姓名。早登船主載客簿。故衆船丁皆來處分行李。其接待客者。皆脫帽爲禮。於甲板上。屏衆人導余至中部頭等船室。此船客室駢列。惟中部船室。皆羣豔之爭欲得。何則。船行海中。遇驟風浪。顛狂之力。惟在中部。能少安。故欲佔此室者。如虎鬚之德意志人。及學羅馬之高鼻佛蘭西人。皆爭先欲入此室。相與喧呶。幸濱島爲拿坡斯市中名賈。故得特別利益。能安居此中。且與夫人輩所居。僅隔一壁。呼應甚便。頗爲心愜。

余久客跋涉。幾於脛股無毛。故登舟若庭戶然。絕不爲意。卽置皮靴於室。亟過夫人所。見夫人正抱兒與濱島語。見余卽曰。皮靴已置安穩處耶。行李整飭否。濱島亦起。

相語。突聞鳴鉦聲鏗然。日出雄語其母曰。此聲胡爲來耶。夫人默不語。目視濱島。濱島卽起身曰。時至矣。將起。愜暢談當俟他日。

海上行船例。凡十分鐘至十五分以前。必周鳴鉦。使共悉。俾送者不逗留。濱島遂與夫人及余別。復手撫日出雄頂曰。汝父與汝當暫別。汝當聽汝父言。自努力向學。將來必爲世界上不可少之人物。學成一完全有爲之海軍大官。爲日本帝國効用。慎無忘余囑。日出雄笑而頷其首。目視父。亦依依不忍捨。濱島於是與從者逕出船室去。

先是渡余之小艇。卽以送濱島等。余攜日出雄手。舂枝夫人亦手扶出立甲板。此夜爲陽歷十三夜。天空一碧。無片雲點綴。月涌出。如銀槃遙望。有某國兵艦數艘。下旋探海電燈頻頻照海面。不已益明徹。若晝。波面之奔騰起落。視若甚審。

濱島行至船梯。回顧其妻子。復顧余面。鬱鬱不展。若重惜別者。謂余曰。柳川君。今與君分攜。拙妻子以累君矣。觀其色。絕不似常日傲岸氣概。余甚爲怪。繼思別離爲古。

人所悲。當臨分時。自不能無此狀。至後日追惟。知此象或爲預兆。在當時則但以爲別離常態。固無足異耳。余點首曰。君請無慮。余無不如言。盡余心力。濱島微笑。卽跳身下小艇。衝波抵步。但見浪花激岸。若白雪之噴立海面。羣鳥啁啾。羣飛景色。殊悽感人意。

日出雄孩提天真。以手捉母臂問曰。父一人獨何往。夫人時心戀戀不及答。惟目送小艇衝波去。月光雖皎皎。而煙簫中煙漸漫上海面。驟朦朧。小艇爲煙所蔽。不能見。余欲寬夫人意。卽謂之曰。夫人何不至甲板上。一縱眺。聊以解悶耶。

船距出港時近。船中頓擾攘。諸船丁多急裝。竭來趨事。船員輩各立所司地。以督諸役。俄舢梯起。船首甲板上。一等之轉運手所部諸水手。羣趨絞輪前。俟令下。卽起。旋時船橋上。有一人碩而肥。腹若盛酒之鵝夷者。赭其面。拈鬚。四眺傲然。有自足色者。爲船主。余往來察視。見有皙面者。爲白爾義人。髻若擁戟者。爲法蘭西紳士。嗜酒而鼻渥赭者。爲德陸軍之士官。流靡綽約。可以作美人標本者。爲意大利女友。黑而黧。

舉止粗陋者爲印度之富人。余與夫人輩玩賞景色。相與閒話。忽聞身後大噪曰。墮矣。墮矣。即聞晁然作響。亟視之。則檣之顛。所懸白色燈。忽繩絕而墮。凡海船能安然行駛者。檣上輒懸白色球燈爲表。今所懸之索。不知如何中斷。燈若流星之下墜。自上及下。高可二十尺許。船主亟奔來察視。見燈已片片碎。火驟滅。大駭。足頓失倒。踢船橋至數級。幾踣地。衆皆變色。船主愧且怒。以此燈墜。皆其責。但以手擊瓠腹。眼瞠視衆人。無一語。余身旁有一修髯而禿髮者。爲英吉利人。見此事。面失色。大聲呼曰。此必有魔崇。今日是何日。得毋犯日忌。上帝乎。何爲而有此。且呼且搏。手狀若狂。余以此事甚尋常。無足異。心絕不爲動。餘人則或從軍。或爲賈。或出遊。當首途日。忽遭此。能無蓍芥。況此船作萬里行。凡印度洋。地中海。紅海。皆必經由。夙多險。船人皆栗栗者。當起碇時。而檣燈忽墜。船主傾跌無人色。豈此行將有不吉事。作此想者。舟中當不乏其人。余則謂吉凶惟所遭。必無所謂預兆者。又何必先爲怏怏。母乃太自苦。又回憶濱島臨行時。氣象愁慘。而亞尼復有魔日魔時之說。力爲阻止。由今思之。余

亦將以是爲介介耶。夫人聞英吉利人言。心亦忐忑。謂余曰。君可來此間。稍安靜。卽相與至船尾。人少至。頗閒適。較甲板上之紛紜雜亂者。相去遠甚。且月色亦極明朗。足娛觀賞。

夫人顧而心怡曰。此間甚適。卽挈日出雄倚鐵欄縱目。以手指拿坡斯街東南山。謂日出雄曰。此山汝識否。日出雄目視母曰。余豈不知此莫理士山耳。夫人曰。過此電燈如星燦。有煙簫五六者爲何地。汝識否。曰。此爲僧伽盧街。孃我家即在此。卽兩手執鐵欄。謂母曰。孃父其返耶。

夫人曰。父返矣。兒當記保姆等言。舟中必謹慎安穩。余見其母子語甚安舒。不似前戚戚。卽退坐於安樂椅中。眺覽風景。遙見拿坡斯街最修廣。伊斯曼岬上旋轉之電燈臺。植立空際。背爲莫理士山。月照峯巔。殘雪皚皚。猶可見。近港水中電燈倒影。若百道金蛇。掣波散走。鱗鱗不絕。水面船凡數百艘。或出港。或入港。皆守航海律。前檣燈白。右舷燈綠。左舷燈赤。下旋之船。若大鳥臥波面。正眺賞間。忽有一物觸眼。來距

船約五百。邁當有汽船一艘。停泊用近。今某國軍艦照海燈在甲板上。四面旋照。其船約可載一千噸左右。舷梯色黑。煙簫二檣。二意其非軍艦耶。或買舶或遊客艇。或別項船皆未可知。第自表面觀之。無大異。惟一事極可疑。船力既約。足載千噸以上。製造極堅固。甲板下部似隱約載巨礮數門。其喫水較尋常爲深。簫中黑煙已漫發。隨風敷散。若欲出港者。其首桅已起。余船徐徐出。余於衣袋中出測遠鏡架而切矚。瞥見彼艦船橋上亦有一船員戴鏡視余。舟不釋。余視線與彼視線相衝突。忽見其其人卽去。鏡旋面背余。其舉動甚可詫。余側腦思想。究不知爲何故。猛若有所觸。曰。幾忘之。去歲秋。余自美至歐。途中見一英國老於航海者。其人極誠懇。而余歷道行海諸險事。一日謂余曰。航海至印度洋最可心悸。較之亞非利加東方麥太喀斯島尤爲奇險。突遇夢想所不到之海賊島。爲世界地圖上所未經見。其島有獷猛如神如鬼之數百凶渠。結爲團體。有最迅速最堅固之汽船七艘。在近邊航路游弋。有時遠而至大西洋。見行舟有載輜重者。卽出而擊沈之。取其貨爲害至烈。海員皆未之